

# 父母听不到的故事

美国十一个大学生的经历

[美] 哈里特·哈维 编著

冯韵文 李吟波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父母听不到的故事

——美国十一个大学生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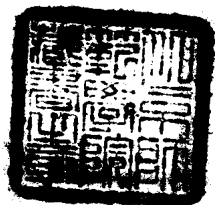
[美] 哈里特·哈维 编著

冯韵文 李吟波 等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770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6

1097704

Harriet Harvey  
STORIES PARENTS SELDOM HEAR  
*College Students Write About Their  
Lives and Families*

---

本书根据美国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5 年版译出。

**父母听不到的故事**

——美国十一个大学生的经历

[美] 哈里特·哈维 编著

冯韵文 李吟波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50千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000

统一书号: 7419·002 定价: 3.20元

## 目 录

导言	罗伯特·科尔斯	( 1 )
墨水瓶里的情欲		( 13 )
安的肖像		( 29 )
写给我祖父的信	安·肯尼迪	( 35 )
女商人安		( 72 )
林妮的肖像		( 83 )
调查表	林妮·霍尔	( 88 )
临床心理学家林妮		( 110 )
蒂姆的肖像		( 121 )
涨潮	蒂莫西·J. 肯斯利尔	( 128 )
编辑蒂姆		( 164 )
海伦的肖像		( 171 )
比林格的幽灵	海伦·比林格	( 176 )
律师海伦		( 203 )
阿尔-努尔的肖像		( 211 )

## 一个外国人的故事

- .....阿尔-努尔·达姬丁·吉万-希尔吉 (219)
- 国际商人阿尔-努尔 ..... (250)
- 米歇尔的肖像..... (257)
- 多萝西和呵利·克利希纳.....米歇尔·刘易斯 (264)
- 牧师米歇尔..... (282)
- 彼得的肖像..... (291)
- 两面全有了.....彼得·沃纳 (299)
- 中学教师彼得..... (321)
- 玛丽的肖像..... (327)
- 法律头脑.....玛丽·谢尔登 (334)
- 小说家玛丽..... (368)
- 鲍勃的肖像..... (373)
- 上帝和安在耶鲁 .....罗伯特·E·汤姆森-西蒙斯 (379)
- 珠宝商鲍勃..... (411)
- 菲利斯的肖像..... (425)
- 摘自一本活页笔记本.....菲利斯·奥里克 (434)
- 女记者菲利斯..... (453)
- 埃利亚斯的肖像..... (463)
- 波多黎各母亲.....埃利亚斯·莱昂内尔·阿吉拉尔 (470)
- 政治学家埃利亚斯..... (490)

# 导 言

罗伯特·科尔斯

近几十年来，在耶鲁这样的名牌大学学习的青年男女很受公众的注意。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我们的报章杂志和电视台记者所注意的，更多的是那些在耶鲁、哈佛或普林斯顿注册入学的大学生的爱好和倾向——有时是转瞬即逝的心情。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去关心(且不说担心)这些青年男女在情绪上或思想上的各种波动，而不去关心这个国家里的另外几百万同龄人(他们的任何幻想和爱好都没有引起作家、社会分类学家、政治理论家或心理学家的注意)?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在哈佛大学的新生宿舍里响起了各式各样的口号。那时，我碰巧结识了一位在坎布里奇一家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他年方二十，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那番使人感触很深的话：“他们在那些大学的校舍里打一个喷嚏，所有的人都会急忙跑去问问出了什么事，而象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大喊大叫，或者说些基督降生以来最好听的话，但是谁也不会理会我们。一旦你进了一所名牌大学，我想你实质上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一项巨大投资的一部分。我在上班去的路上走到哈佛广场，看到那些小伙子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并不是势利的人，或者靠某一位有钱的长辈供养的

懒虫；你可以说，他们是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正在学习依靠自己的力量变得高人一等。这就是我的看法；他们是哈佛毕业的，即使他们的爸爸在工厂里做工，他们的妈妈也在工厂里做工，但是对于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来说，情况会变得不同——所以我想，那些学生所受到的注意，报纸上和电视上的谈论，他们现在和以后还会经常感到和听到的。你越是高人一等，注意你的人就会越多。但是，当他们在电视新闻节目里用很多时间谈论青年们——指那些来自哈佛那样的地方的小伙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象我这样年龄没有上大学而去工作、或者上了一所没有什么名气的普通大学的人又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我都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就会想到，这些新闻记者和专家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哎呀，他对别人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新闻记者和专家的期望，大大超出了应有的程度。无须作为一个反对知识的落后分子，才注意到人们特别关心相对少数的美国大学生——而不是那些遍及全国的社区大学或南部和西北部各大学的学生。应该考虑到这种悬殊可能带来有害的影响——比如说对耶鲁大学的学生带来有害的影响。一个人的利己主义经常由于受到公众的尊重而膨胀起来，这不一定有很大的好处，这种尊重终究是不劳而获的。我们这么多人对哈佛和耶鲁感到兴趣，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在为自己的地位担心。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地位？我们正在如何做？谁比我们晋升得快或者谁比我们晋升得慢？为了保住我们的地位，或者提高我们的地位，我们能做些什么？忧心忡忡的势利人必然会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对耶鲁这样的大学怀有深厚感情的许多美国男女提出的问题。而且，那些有幸被某些招生委员会录取的大学生，也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再来引用那位来自坎

布里奇的青年工人的话：“我经常碰到这些小伙子，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或者是真正喜欢成为了了不起的哈佛大学学生。他们一来到这里就变成了了不起的哈佛大学学生。即使他们第一次来坎布里奇是乘地铁而不是坐高级轿车，反正都一样：他们身上都带着哈佛的标志！‘校外的’人都在屏息静气羡慕地注视着他们！有些人希望他爬得越高越好，有些人则等着他们摔筋斗！”

这些话很好地概括了哈佛大学学生的特殊心理负担，或者说概括了从十八岁左右起终生被人称作耶鲁人的那些特别幸运的青年男女的心理负担。在本书中，我们将要看到几位耶鲁人的秘密——他们的私生活和学校生活；我们越是了解他们，许多社会学家的判断——包括少数来自工人阶级的青年或有时自封为他们的代言人的判断——就越是显得荒唐可笑。如果工人阶级的青年有权厌恶名牌大学里他们的同龄人和同胞所表现的那种了不起的神气，那么后者也有权感到纳闷，这种大惊小怪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现在耶鲁大学在校学生的成分显然已是个大杂烩了。正象我们将在本书中认识的这几位学生所证明的，在集体组成我国高等教育中心之一的耶鲁大学各学院里，人的品质和条件是各式各样的。力争成为这个或那个教育机构的一员，不借放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本来面目的愿望，它是这许多年青美国人（犹如他们这一代的其他美国人那样）所最关心的事，即使有时并不公开表现出来。正如一位坎布里奇的工人会告诉参观者的，他有时不知道从何着手，以及他在通用电器公司工厂里的生活将怎样结束，这些耶鲁大学的学生也是这样，当他们

---

① 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



在一个小天地走过当今美国知识——和权力的长廊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和忧心忡忡，同时又颇为勇敢地（天真地？）对自己充满着信心。

当我第一次浏览哈里特·哈维的原稿时，我就对她的学生中存在的自我中心——即万恶之源的骄傲——问题感到不安。我们谁也免不了有点骄傲。社会改革和心理研究结合起来，也不可能使我们任何一个人避免经常陷入这样的状态，乔治·爱略特<sup>①</sup>把这种状态绝妙地称之为“未经考虑的利己主义”。但是，有时间学习（和认识自己）的年青人也许特别容易接受这种诱惑。他们现在还没有到不得不考虑别人的时候；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丈夫或妻子、父母、这个或那么“团体”、“公司”、“部门”和“商号”的成员，到那时他们就不得不考虑一点别人了。他们已经得到认可，可以学习学习再学习，可以在实验室做实验，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和参加社交聚会——总之，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阶段”，一个使其他没有能力为自己获得这项许可的人所羡慕的阶段。但学习或享乐并不是一切。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进入这个俱乐部的代价可以说是非常之高的——在教室里的循规蹈矩变成绝大多数人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循规蹈矩。

然而，反对这种循规蹈矩也是可能的。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些忿忿不平的、好斗的（而且可以证明是心怀妒忌的）“工人阶级”成员来批评名牌大学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名牌大学里，我们可以遇到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曾经诅咒过选择法测验和从表面上看来没完没了的、乏味的、非道德的医科预科教育或法科预科教育。我们可以听听一个学生做完“实地调查”

---

<sup>①</sup> 英国小说家、诗人(1819—1880)。——译者

之后在哈佛大学教员办公室里说了些什么：“我该怎么办——加入一个嬉皮士公社，只要有这么一个存在一年以上的公社？还是离开学校到一家工厂或公司去找一份工作——象我父亲那样每天早晨八点钟起就站在装配线上，或者象我母亲那样整天坐在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摆弄卡片，把这些卡片塞进计算机里？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没有钱去关心‘环境’和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国家里所发生的麻烦。我也没有时间去听那些赶时髦的课程。我在这里只是想争取得到稍为好一点的待遇——成为‘黑人资产阶级’的一员。我听到那些有钱的开明白人在嘲笑这种说法。他们可以嘲笑。他们有钱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嘲笑。他们也可以嘲笑那些老师；他们可以说我们正在变成‘机械似的学者’，死记硬背，没有‘独到的见解’和‘创造性’，只是‘拼命想弄到学位’。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光是‘拼命想弄到学位’；我曾经听到过我父母谈到拼命想弄到粮食。

“我祖父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佃农。我该怎么办——去和这些教授们打架？人们指责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但老是给我们做这些无聊的、吹毛求疵的测验的是这些教授。我们可以对他们作些批评，可是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这是‘整个社会’的过错。就象我妈妈常说的：人人都反过来指责别人。而且人人都说他们希望世界变得和现在大不一样，但是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就象我听到一位传道士所说的，‘人人都希望进天堂，可是谁都不想死。’现在，有些人运气好，所以他们可以中途退学，或者指责象哈佛这样的大学，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旅行一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瞧不起我，把我叫做追求学位的正统派。我在这里靠的是奖学金。如果我中途退学，就只

好回到黑人聚居区去！尽管我坐在那里嘲笑名牌大学的教育不‘开放’或者践踏年青人的‘个性’，谁又会来支持我呢？”

一个教育评论家为什么非要对这种论点感到不安呢？我害怕，在现成、方便和老一套的当代心理学语言中，这种论点很容易被称之为“防御性的”。要是“我们”认为自己可以不顾这些评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绝望的自我辩护）继续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即使不得不设立“可供选择的”课程或学院和大学，那不是最好吗？这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反问，当然也是引起热烈争论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记住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出版这样一本既有趣又有价值的书的时候。哈里特·哈维想以她自己的方式向教育的现状提出挑战，而我们（教师和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却屈服于这种现状。她并没有满足于这种要求很高、即使不令人感到愤怒也使人筋疲力竭和灰心丧气的“现实”，而工厂里的青年工人或某些名牌大学的学生在为漫长的“成年”——一种可以设想到有它自己的情趣和范围的生活——作准备时都强烈地意识到这种现实。她必须忍受和密切地注视那些看来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要求学生也这样做——学会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这是逐步采取某种批判姿态的必要开端。她至少帮助过几个学生倾听他们自己的心声，初步了解他们所爱好的东西。她曾经慢慢地、但坚持不懈地把她自己选定的学生推向他们的自我。

不过，这不是一种自我陶醉的教学法。人们在开始读她这本书的时候，担心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种厚颜无耻的放纵的自传性陈述到头来还是一种自我放纵的陈述。真实的自我检查到什么时候结束，而不负责任的、夸张的自我关心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任何年龄的人都只“表白”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和我们是不是真的会获得大量惊人的真理？弗兰纳

里·奥康纳<sup>①</sup>在听到许多想要成为作家的人由于这种或那种理由感到灰心而不再从事小说家的生涯时不满地指出，这种放弃自己愿望的人实际上不多，她的这种看法是不是正确？况且，我们生活在一个受“敏感团体”、“交朋友小组”和称之为“埃哈德心理疗法”或“现实化经验”之类的东西困扰的国家里，是不是真有必要要求大学生们更多地“触及”他们的“感觉”和“感情”？与各个种族和阶级中的怀疑论者所发表的评论一样，当我们听说一个名牌大学学生曾接连好几个星期同各种往事、个人成败、长期压抑在心头而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想法或空想打交道时，就不能不想到这些问题。

本书巧妙地和成功地解答了我在这篇导言里（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地）提到的问题。这些故事是动人的、使人非信不可的——这是一位很不寻常的教师的收获。但这些故事并不都是令人振奋的。恰恰相反，有的故事使人悲哀，甚至从道义上讲是令人怀疑的——是托·斯·艾略特<sup>②</sup>恰当地概括为“妥协、自满和惶惑”的个人经历。但这些都是受过教育的作者。他们从没有机会倾吐他们的“感情”——越多越好，不管这些感情是脆弱的还是忧郁的。有的人头脑清楚，眼光敏锐，掌握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设想、他们的叙述方式、他们对自己或别人提出要求的逻辑。有的人说他们“颠三倒四”、来回重复或者过份考虑自己。有的人则试图影响他们，拍拍他们的肩膀，指出一个方向，提出一系列问题和一两个建议。其结果是一系列的申述，其中即使并非经常但也往往有着流畅、意外、幽默和各种戏剧性的曲折或变化：弗兰纳里·奥康纳把这称之为“创造运动的要素的真实性”。

① 美国作家(1926—1964)。——译者

② 美国籍英国诗人(1888—1965)——译者

再一次请这位严厉的、倔强的、经常提出非难的乔治亚州的小说家来作证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可惜她的一生太短促了。她在一篇讲稿中用过这样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短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的神秘性”。作为人，我们的本性是反对这种神秘性的。语言当然是使这种神秘性能够具有某种意义的工具。语言可以用来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作出许多回答。年轻的大学生特别喜欢提出问题，（在各种书籍、理论和意识形态中）找到答案。把这种询问——哪怕是幼稚可笑的——“解释”成一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证据，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太简单化了。我们不只是受恋母情结的驱使；我们不只是急切地希望获得某种“身份”。我们是这样的一些人，本性就是要了解保罗·铁立希<sup>①</sup>一直称之为“有限”的东西。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孩子们的发现；从这个时候起，弗兰纳里·奥康纳所说的“神秘性”——一种极为重要的（“关于存在的”神秘性——就一直纠缠着我们；即使我们千方百计地想“忘掉”它，我们的逃避给我们留下的记忆也太深，给一个人四年时间，并且（巧妙地）向他或她介绍乔治·艾略特、费多尔·陀斯妥也夫斯基<sup>②</sup>、威廉·福克纳<sup>③</sup>、约翰·巴特勒·叶茨<sup>④</sup>、但丁<sup>⑤</sup>和莎士比亚<sup>⑥</sup>，或者从另一个方面向他或

---

① 美籍德裔哲学家（1886—1965），将基督教教义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的  
一个新教派神学家。——译者

② 俄国著名小说家（1821—1881）。——译者

③ 美国著名小说家（1897—1962），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④ 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865—1939）。——译者

⑤ 意大利诗人（1265—1321）。——译者

⑥ 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1564—1616）。——译者

她介绍牛顿①、帕斯卡尔②、戈德尔③、玻耳④和爱因斯坦⑤，在我们的校园里出现许多“良心上的自我反省”是不足为奇的。而如果这种倾向和一种生活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然后又和另一种生活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出，需要建立更多的精神病诊所，需要许多（是不是太多了？）在我们当代大学里找到工作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更多关于“青少年”的心理学理论？

诚然，这些故事是父母们难得听到的；至少其中有许多是讲故事的人自己也不会想到去讲的。一位教师想要听到某个团体中少数成员的声音。她说明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她的意见被采纳了——而且得到了报答。她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答复——无聊的、令人怜悯的、使人吃惊的、逗人发笑的和引人入胜的、十足反常的和老一套的。她帮助这些学生把回答弄得更加紧凑和生动。感到高兴还是沮丧，这是我们读者的事——这些学生可能非常直率、诚恳、正派、有创见，也可能极端自私、野心勃勃，在他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表现得非常冷静和深谋熟虑。

这些学生不是“被欺骗的”一代的成员；他们是人类历史上大家所熟悉的一代人——聪明的孩子和愚笨的孩子。我希望那些不让任何人出声——更不必说不作某种解释和结论就发表意见或写文章——的社会理论家和心理学理论家，停下来好好考虑一下这些故事的内容——意见所涉及的范围、兴

---

①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1642—1727)。——译者

② 法国学者、思想家、作家(1623—1662)。——译者

③ 奥裔美国逻辑学家(1906— )。——译者

④ 丹麦物理学家(1885—1962)，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奖。——译者

⑤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879—1955)，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奖。——译者

趣和背景的广度、思考、因感知(偶然发生的)种族冲突的深度和强度。本书的最终价值完全可以根据它抵制那些理论家们劲头十足的干预的能力来确定。这些故事或者独树一帜，或者变成论战性小册子的例证、个人的历史、这种或那种主张和论点的旁白。我们希望哈里特·哈维和她那些心甘情愿甚至热心地讲故事的学生能避免这种干扰——即使不是贬低，能够发出一些信号，这些信号实际上是要我们大家都来特别关心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意见或忠诚可能并不使我们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的小故事、言论和对过去和现在的回忆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讲出来的，以致我们不得不洗耳恭听，就象任何讲故事的人所希望的那样。

(冯韵文 译)

---

## 父母听不到的故事

---



